

他永远在旅行中

他永远爱喝客栈和野店里的苦水

远胜于

他母亲所做的甜杏仁茶

他爱听

无名氏

海艳

异乡人的声音

远胜于

他母亲的声音。爱看陌生人的面孔

远胜于

他父母的面孔。他永远在旅行、在找……

授权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

无名氏 海 艳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海 艳

无名氏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125 印张 1 插页 400,000 字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,000 册

ISBN 7—5360—1919—X

I·1658 定价: 15.80 元

献给这一时代为真理而受苦难，
而不屈，而挣扎，而战斗，
而终将获胜的各民族纯洁灵魂！

——无名氏

目 录

《海艳》说了些什么？

——无名氏《海艳》修正版序 曾昭旭 1

修正版自序..... 5

海 艳

第 一 章	11
第 二 章	50
第 三 章	85
第 四 章.....	122
第 五 章.....	155
第 六 章.....	195
第 七 章.....	235
第 八 章.....	274
第 九 章.....	323
第 十 章.....	368
第十一章.....	417
第十二章.....	468

《海艳》说了些什么？

——无名氏《海艳》修正版序

曾昭旭

《海艳》的主题没有别的，就是浪漫；甚至《海艳》的主角也不是别人，依然只是浪漫。

但浪漫是什么意思呢？浪漫就是什么意思都不是。因为“浪漫”的词义原就是无边无际，无方无所，不可界定，无从执著。它只是一点形而上的生命精神（其实连这也不是），可堪意会，无法言传。它如果生发于一个人的生命内部（例如当人独对清风明月，悠然有所契悟的时候），便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；如果生发于两个生命之间（例如当两人四目交投，一刹那间互有所契会的时候），也只是心心相印，而不足为外人道。

所以，浪漫基本上是不可言说的；不止不堪为外人道，甚至当事过境迁，便连为自己道都已多余，而不免走样。

但什么叫不可言说？所谓言说又毕竟何义？当人独对穹苍，感清风之徐来，仰明月之朗照，此时是有言还是无言？有相还是无相？乃至，当情人相遇，彼此以挚情相感，以生命相许之际，浑然忘我，不知有汉，此时又算是有言还是无言，有相还是无相？如若此时果然是生命真情的自然流露，那么即使显之于外的是惊天

动地，其内在本质恐怕也依然是亘古无言的寂天寞地罢！

而如若当此之际，生命的真诚稍一虚歉，其外现的形迹稍欠自然，一种习气、惯性、黏着，一种规格化、模式化、定型化便即时涌上，占据人的心灵，驱迫人的生命，而使人真我沉沦，但余躯壳。此时乃谓之有相，此相乃谓之语言。而此语言，是不但不足以表显生命，且反而适足以障蔽生命的。所以，当语言浮现，便是浪漫的死亡。

所以，若语言当几而发，过而不留，便虽有言而亦无言。反之，若稍涉沾滞，不免眷恋，那便即使无言相对，也自显愁惨之相了。

浪漫是不可言说的，虽然当浪漫流行时，也未尝无言。

而世人则恒是在言与不言间拿捏不准，也因此恒在浪漫与沾滞间忽此忽彼，时迷时悟。而迷悟相寻，便显露出生命现实，一种辨证诡谲的历程来。这历程，或者是回环而上遂的，于是痴迷执著，也不过是偶然的幻相，而未尝不可以翻成人上达的资粮，但这历程也可能是一恶性的循环，于是偶现的清明，也不过是乍喜还悲，反予人更大的失望，遂不免更向幽邃的地狱沉落。当然更经常的是载浮载沉，下不于沉沦幽冥，上亦无以仰接天光，便会觉得人生只是一无奈的存在，为造化所随机播弄。这时，偶然的爱情是值得人狂喜的，但爱情的失落也同样令人哀伤；当然哀伤之余人也未尝不有若干领悟，然而忧伤方愈也还可能再度为爱痴迷。于是爱与浪漫遂成一亘古的神秘与蛊惑了。

人于爱情的路上，毕竟是下沉还是上达？抑或是起伏浮沉？恐怕也是一亘古的不可确知罢？

在这本质的不可确定中，言或者无言，便也以一无限复杂诡异的面相，在一切参与者的面前倏忽闪现了。

我完全不知作者在写海艳的时候，他的心是清明的？还是执著的？剧中人瞿索与印蒂也一样，我也完全不知他们是神抑是魔？通过作者或者剧中人的心、眼、口、笔，那些铺张的言辞，那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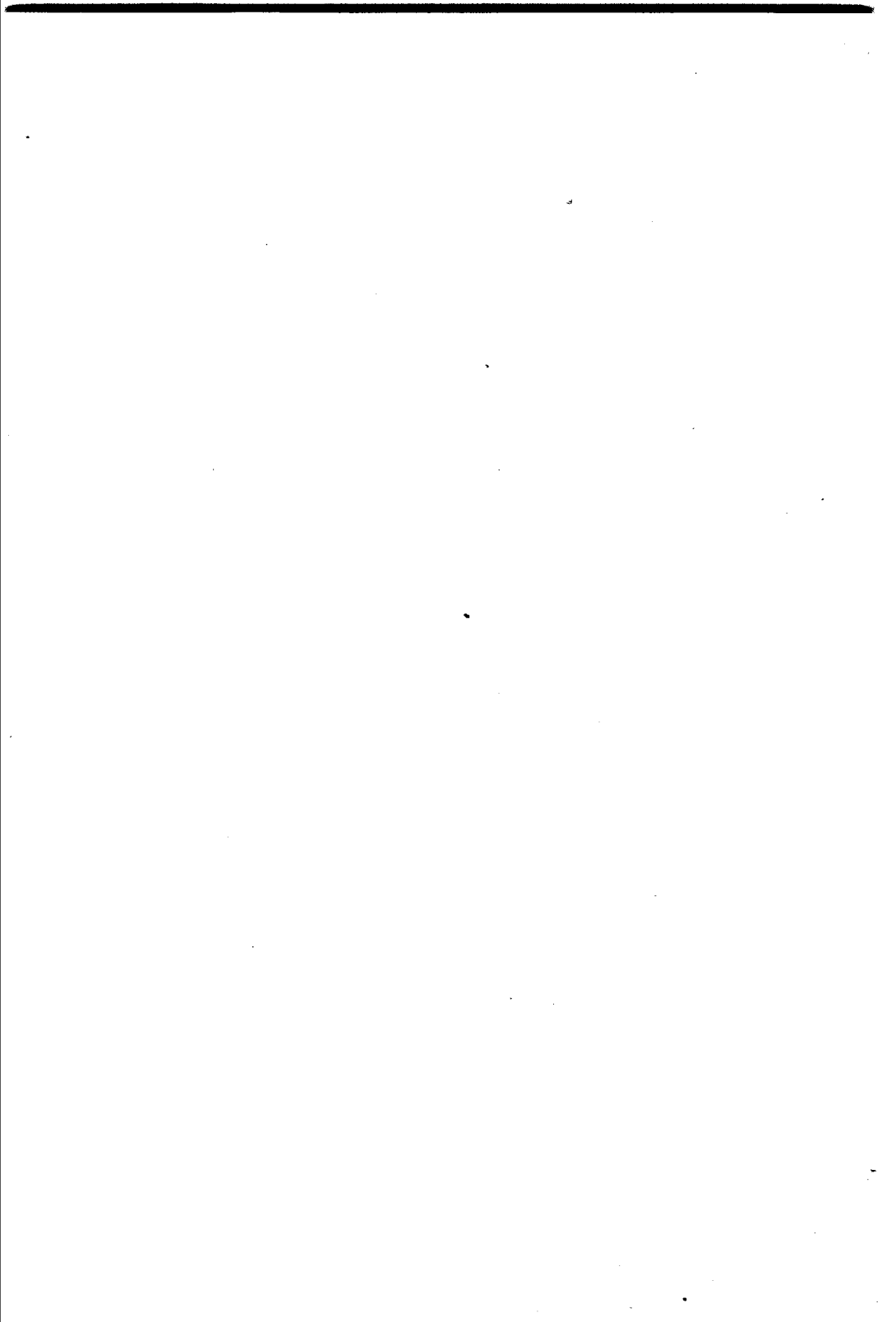
诱人的月色，那些诡异的夜晚，那些激情的狂涛，到底是一种超越的指点还是一种魔魅的掩袭？乃至那些激情后的平静罢！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彻悟，或者还只是一种蒙骗。

乃因浪漫本来不可言说（但言说并不一定就是言说），而一切言说是否果属言说，也本质上不可确定之故。

那么，谁是最后的确定者呢？那无疑只有你。是的，就是你，“你”！你是浪漫的唯一见证者与创造者。印蒂不是，无名氏不是，我不是，而“你”！你是。这本书是不是浪漫的灵光爆破，完全取决于你读了之后是不是有一种浪漫的真实触动。他是否值得你珍重收藏，也完全取决于你读了之后是否领悟到什么。

是的，由于《海艳》的主题是浪漫（乃至其他主题是浪漫的文学作品也一样），所以它的命运便已注定握在你的手上。因为这便是浪漫所以为浪漫的本质。也因此连带的，我这篇序也一样，它是否有益于本书主题的点明，抑或是根本多余，也非我所知，非我所能闻问。

那么，就让我就此打住罢！我恐怕已经说得太多了。



修正版自序

谈《海艳》，首须谈空灵。

空灵二字不易谈。严沧浪说：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故其妙处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拍。”“无”字有点夸张，“挂角”仍有“微迹”可求，仅难求罢了。这说明绝对空灵不可企，只有相对的空灵。前人谓沧浪上述语就是司空图的韵外韵，味外味，景外景，象外象。我倒认为空灵涵摄很广。有空灵境，如贾岛诗：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有空灵思，如巴斯加名言前大半句：“这无限空间的永恒静……。”（句尾“使我颤栗”与空灵相悖）。有空灵语，如厉鹗“一百字令”“帆影摇空绿”，陈澧词：“满船凉翠吹入”。有空灵情，如纳兰性德“江城子”：“湿云全压数峰低，影凄迷，望中疑。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。若问生涯原是梦，除梦里，没人知。”虽属咏史，情实空灵。更有空灵格调，如姜白石“疏影”：“苔枝缀玉……”。白石词诸名篇，我最喜此出。“暗香”虽同驰名，而宋词人张炎断此二词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，但我总觉得“暗香”音韵稍显阳刚，不若“疏影”阴柔、婉谐，前者涵意也外拓，不如后者内敛。不管人们对此二词解释如何纷纭，我们单单把“疏影”多念几遍，就会感到

那派空灵格调，充满了象牙的光滑感、美感……。

当然，还有其他种种空灵分类，可以类推，不赘述了。

所以提这些，因为三十八年前撰《海艳》时，我追求、而且在试验创作的，正是这种空灵境、空灵思、空灵情、空灵语，和空灵格调。明知空灵只在高空云际，雨霁霓虹中，我偏想捕捉它，带到杭州山间、湖上。那时我下榻杭州慧心庵，生活如古僧。禅室是书斋，窗明几净，空寂如籁：木鱼声、磬声，我静静耳接着。就在一庭深深禅默中，昼与夜，我用回忆搅拌幻觉，蚕吐丝样吐一缕缕“海艳”——一闪一闪空灵的爱情。据说西班牙修道院女尼，是西方女人中最狂热的。司丹达的“贾司特陶女住持”可算见证。我这名青僧——无名居士，在尼庵青灯古佛畔创造的男女主角，同样不缺少因三堵风火高墙囚禁而更旺炽的热情。不过，我受金色佛像垂目禅态所感染，一心只想把他（她）们云彩化、高峰化、湖水化、花化、树化，连带他（她）的情愫。一句话：经佛境过滤后的空灵化。

这一阵子，独处禅房，毗邻楼上下闲屋数十间，实在太静了。而我所接触的又全是阴柔的生命——女尼。西湖虽距二十分钟路程，我却不时去采集湖光山色，青峰绿水遂由我的眼移入室内，白堤苏堤上的鸟语花香，更由我耳我鼻带进庵内。这是一片真正绝缘的植物性空间，每立方米厘全盈溢宇宙大化意，执笔写《海艳》爱情故事时，自然就流露出一脉空灵情、一片空灵境、一派空灵格调。

不食人间烟火（不现实），不等于空灵。真空灵是一种解脱后的真超拔，一片升华的性灵，它涵有个人精神的绝对纯粹性——非凡纯洁性——甚至无比圣洁性，也含蕴孩提的天真无邪的婴态，兼具宇宙浑然天成的静穆境界，自然也凝蓄一片美感的抒情和高贵的人格。这一切种种溶合成一片超越的透明气象——这才创造出真正空灵境界。

卅年来，《海艳》的真解人颇不少。两年半前，发表“从《海

《海艳》出发”(刊香港时报)的孔令焯(阿包)先生,便是其中之一,他完全了解我的创作构想。他说:“……印象最深刻的是《海艳》,……一再翻读,里面有个人极其钟爱的性灵。”他又说:“读无名书的最大收获,……是一己精神领域的不断扩大。阿包对音乐一窍不通,但直觉地以为‘无名书’接近贝多芬的境界,排山倒海的狂热,无视于现实社会的胸襟与气魄,浸沉于非人间的精神境界,这便不是斤斤计较现实鸡毛蒜皮者所能了解的了。”他又说:“文学本身已有备受争论的独特性,更何况是独特文学中之更为独特的高峰例子?尔愈喜欢无名氏,便愈有步步不断超升的感觉,对人生的快乐与苦难,都可居高临下地多一份领悟,合上书本回到人间;就更能从容接受各种挫折与苦难”。

这种真慧识的评论(绝无某些“学者”冬烘气),对作者真是一种灵性的契合。自然,另外专门评介“无名书”的五十几篇文章,近三十万字,再加上区展才先生的十万字硕士论文,L·M先生正在撰写的近廿万字,无名氏研究,以及其他正在研究此书的人士的未来专著,其中也有不少解人解语。

以《海艳》这样特独风格的小说,我本以为很难有读者,也许我的命运和废名一样。想不到当年在上海出版后,仅一年多,竟销售三版近万册;而三十年后出全集时,几年内《海艳》也销了两版。(索忍尼辛名作《古拉格群岛》第三部,卖了四年,初版还未卖完。像美国费滋吉拉德的杰作《大亨小传》大陆译为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,我读时真是屏神敛气,如入神仙境,在这里竟不能畅销。)

《海艳》受某些读者偏嗜,轶事颇多,我只举五例。

一九四八年,上海真善美公司出版下册后(当时分为上下二册出版),该公司南京分店总经理朱固雄后来告诉我一件事。某日,该店来一青年顾客,从上午八点多钟,一直站到下午七点多钟,除出去午晚餐约一小时多,前后竟鹄立十小时,才把书架上取下的《海艳》七百页看完。其时,此书定价颇昂,他买不起,朱君见他

如此入迷，又如此勤学，也就不好意思干涉他了。

一九八三年底，当我从广州抵香港后，我的最忠实读者之一，香港则师（建筑师）协会主席梁春发先生，见报哭了一场。他给我的信，真叫我感动。他说：“一九四九年，我已沉醉在你那本大书《海艳》里，那时还只是个中学生。在一九五〇年，赴英国留学，把你的全部作品带了去，幸而入剑桥大学，念建筑，在剑河旁边，把你的作品一念再念。在美得不能更美的剑河中或河旁，一遍又一遍念那些××××（溢美，我不敢当）现代中国文，又令我更迷醉于“西湖”（直到最近才有机会游西湖，真是如你所说的美。）你的全集（至《金色的蛇夜》上册止），我从不肯借给人，我把这一大叠书，当作个人真正的宝物。”他又说：“个人看完了古典希腊的伟大宏深的文学，和近代及近两世纪的西方大作品，再加上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，我仍是一遍又一遍的回到你的书中，可惜是‘未完成的’。”又说：“在剑桥大学的剑河边，许多个下午，在闲静而美得如诗的垂柳下，我曾许过愿，有一天‘续成’你的大书。”（按：现在已出齐了）。

《海艳》出版三十六年后的今天，读者反应怎样呢？去年孙起明先生对我说：“有一位读者，你非接见不可。他不管到哪儿，总把你的《海艳》随身带着，随时随地看，一遍又一遍。”这位青年是文化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（现在毕业了），见面后，我问他为何如此喜爱此书？他说：“这本书如此美，我是随时想享受它的美感。”他又说，因为《海艳》太厚太重，他把书切成几卷，每次出门，带一卷在身上好随时看。同样，“花开在星云以外”也使他感到“震撼”。

不只一次，痙弦先生告诉我，当年读《海艳》，他曾写读书札记，把喜欢的句子一一记在本子上，这本子现在还保存。

李嘉先生告诉我，一九四八年上海沦陷前几个月，他离沪赴东京什么书也不带，只带两本书，即《野兽、野兽、野兽》和《海艳》精装本。当时他主编《夜光杯》（名噪一时的新民晚报副

刊)曾由整版篇幅,请人评介此二书。

这类轶事书不胜数。正由于大家厚爱,早在一九六〇年夏季,当时“创世纪大菩提”刚杀青,我就接受友好意见,着手修改《海艳》,一九八〇年起,又删改三次。《无名书》六卷的修正本,以《海艳》修改幅度最大,此书后半部更动尤大,简直是整节整节的删削。我希望,通过数次大事订正,能稍稍提高全书艺术效果。尽管我走的不是流行的写实主义道路,但任何小说只要多少有点故事情节,就得多少参考一点写实小说艺术的手法。人类小说的起源,本来自神话故事。迄今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故事艺术桎梏。

写到这里,我倒不妨替《无名书》的风格(包括《海艳》)归类。流行的写实小说,大多属于社会现实的写真,《无名书》则属于人类情感(过程)的写实,人类(人生哲学)思维(过程)的写真,与人类诗感觉的写实,以及中国时代精神(过程)生命精神(过程)的写实。社会现实的对象多数是平常的社会人,《无名书》触及的对象,则是少数突出的知识分子,具有诗人、哲人、(浪漫的)情感人、严肃的道德人及理想主义者的气质。前者多半采取传统艺术技巧,后者则想尽最大可能突破传统艺术。(在中国新文学史上,写实主义多少已建立了一种传统。)

最后,想再谈一事。

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,我从香港来台湾,翌日,联合报副刊为欢迎我,特同时发表我的两篇文章:《和海在一起——印蒂给瞿萦的信》,与《夜泉诗篇序》。

《印蒂给瞿萦的信》,是我六十年代作品,也是我的修正版《海艳》的增补文章之一。所以补此信,司马长风先生的意见是原因之一。司马的《中国新文学史》是一本瑜瑕互见的书。体制尚不够严谨,遴选尚有失误,论断有时情感化,史料也有些舛误,这种种是其缺点(要分析下去,还有一些)。虽有这些缺点,但此书至少有四个优点:一、它是第一本较全面的中国新文学史;二、此

书有不少卓见慧识（如肯定废名小说的价值，而有的新文学史或著名现代小说史却不提废名一个字）；三、论断绝不冬烘；四、胸襟博大、文品敦厚、评论作品，专从大处落笔（要分析下去，还有一些优点）。他非常喜爱《无名书》，但他认为：“印蒂和瞿萦美满的爱情……跌落绝望的深渊，……却成为不可解的断崖。”为了让这个“断崖”成为平地，我就锐意弥补工程，而增加《印蒂给瞿萦的信》，就是一大增补。

同年四月九日，联副发表曾昭旭先生的《论浪漫与激情》。他论及《印蒂给瞿萦的信》，说：“无名氏的这篇文章，真可说是从生命彻底燃烧所剩下的灰烬中提炼出来的一颗舍利子，亦以是不能不令读者为之深心震悼。”下面，他又对爱情作种种精细的分析与推论。他的分析与推论，均使我心折。而他对《信》的评价，更使我庆幸：“断崖”终有化为平地可能。

坦率说，《信》是我爱情血泪代价换来的结晶体，我和赵无华女士的悲剧的唯一哲思收获，就是《信》。

这以后，我拜读了曾先生的《文学的哲思》，我敢说，这是近年来罕见的真有思想深度的评论文集。我也读了他的《道德与道德实践》，继方东美、牟宗三、唐君毅等先生哲学名作之后，这是新的佳篇。他的思惟理路之细密，在现代台湾实不可多得。

由于以上种种因缘，我特请他写《海艳》修正版序，并此志谢。

第一章

海幻着、亮着、梦着、蓝着，一片无极无限的蓝，蓝里面有船，有流动，有天空。白鸥在天蓝与海蓝间飞。黑燕在明蓝里翔舞。像一枝绣银箭簇，白色文鳐鱼突然斜冲出蓝波，嘿疾的掠波飞，斜斜曲曲的，展开长长胸鳍如鸟翼。鲜灿灿的阳光，投影于蓝色粼动里，无停休编织金色的花纹、流动的花朵、华光四闪的花圈。波面漾起蓝色的弧、金色的弧，一环环的、一匝匝的。所有波形都是海的梦容梦态，海藉波语呢喃梦呓。一圈圈涡形的大涟漪，陀螺式的轂转且旋舞，按照水分子的轨道，描画着海的圆运动，四射起金色的泡沫、蓝色的泡点、青色的水珠。银蓝色的鲱鱼在蓝水里游。蓝褐色的鳟鱼在蓝水里洄。一些神秘的微细动物浮露海面上，琉璃样透明。屈折的光色从海底簇升上来，弯弯迤迤的，海面显出许多同斜褶曲。海水温柔的相互摩擦，咸味渗透入蓝，也比例着蓝。蓝浪中糜漂着红色的海藻，绿色的褐色的海藻，它们像是海的一种幻想，聚散无定，时隐时显。海有着金色的绿色的褐色的幻想。海船似乎就在海的幻想里静静走。海现在无限纯净，无极圆圆的蓝，没有珊瑚礁，没有岩礁，没有岛屿、沙洲、矶岬，滨岸，一切明静而单一。它似变成一片大平原，一

溜开遍非洲蓝色莲花的空间，人可以骑一匹白马，在上面永无休止的驰。绵亘无尽的蓝色平面上，投印了天空的颜色，天蓝与海蓝几分不清。海船四周银鸥，愈飞愈多了，一只只拍着白色翅膀，像一群白衣女尼羽化了，带着一种空灵与素净，一种只有修道院才能飘溢的超脱芳香。这是一个有七色太阳有单色蓝天的初夏上午。海早闭上眼，浑身舒散出梦中的蓝色情调，透明度浓浓的，水色淡淡的。白色海船遨游蓝海面，游得轻松极了，像一朵白色花飘在蓝天里，又似一轮白色月亮游泳于蓝云间。人意识内，很难分别船是走在海上，还是走在天上；是在水里，还是在云里。天海云水都溶成一片玉滟滟的蓝。

印蒂又站在大海面前。他终于又和它在一起了。

他兀立甲板上，凭着栏杆，深深凝望海。四近有人散步，有人看海，有人谈天，他们的声音和动作，形成一些复杂而不安的气球体，飘动于船头。但这些球丝毫不影响他。他整个情绪都贯注到海面。自从上船以后，他就把海当做一本圣经，从早翻到晚，几乎连整个邮船的存在全忘记了。他大半时间都消磨在甲板上，专一看海。看倦了，就闭上眼假寐。醒了，一睁开眼，到处是蓝。

海！这个魔迷的存在！伟大的存在！永远是一种汲不涸竭的智慧圣水！不断给他以启示和沉思！它给他最大的启示是：生命不只有暴风雨，也有美丽与和平！此刻，它就把这纯洁的和平捧给他，平静他那曾被暴风雨激荡起来的急促血流。这正是灵魂的两种界域：冲过暴风雨，灵魂必须静躺在和平牧场上。他目前心境，正像面前这片海静：厌倦暴风雨，厌倦血腥，厌倦那些火坑、陷阱、丑恶、污秽，以及那些凶厉的面孔。他唯一渴望的，只是一点圣洁、一点美、一点梦：不折不扣毫不掺杂任何相反材料的梦。生命绝不是独断的教条，也不是长长法官席上的铃声，也不是粗暴的武当拳，或文雅的太极拳，更不是要窒死人的那些狂乱吼声。生命只是一点不穿任何外衣的美，一种不围任何裙子的静。在这片永生的美和静里，任何虚幻假托全不存在，也毫无必要。也